



02234

公傳註卷第二十一

宣元年

晉杜

預註

註

宣公

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子
母敬嬴孟法善問周達曰宣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不譏喪娶者不待貶貴而自明也卿為君

逆例在文四年

春秋

左傳卷五宣公

稽古樓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稱婦有姑之辭不書氏史闕文

夏季孫行父如齊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

公會齊侯于平州

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魯以賂齊齊人不用師徒故曰取

秋邾子來朝

無傳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虞

反本

傳言救陳宋經無宋字蓋闕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棗林伐鄭裴芳

春秋左傳卷五 宣公 二

稽古樓

反尾

晉師救陳宋四國君往會之共伐鄭也不

言會趙盾取於丘會非好會也棗林鄭地

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晉人宋人伐鄭

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

諸侯之卿出入稱名氏所以尊君命也傳
於此發者與還文不同故釋之遂不言公
子替其尊稱所以成小君之尊也公子當
時之寵號非族也故傳不言舍族釋例論
之備矣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宣公篡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子衛而立胥克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一

宣公

三

稽古樓

先辛奔齊

胥甲下軍佐文十二年戰河曲不肯薄秦

於險克甲之子辛甲之屬大夫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

殺之與弑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

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謝得會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

濟西故曹地僖三十一年晉文以分魯

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爲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一

宣公

四

稽古樓

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音蟹

共音恭解

宋弑昭公在文十六年皆取賂而還文十

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皆受賂共公之卒

在文十二年遇于北林楚與晉師相遇縈

陽中牟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解揚晉大

夫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

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崇秦之與國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報北林之役報囚解揚競強也不競于楚

為明年鄭伐宋張本

經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

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春秋

左傳

卷五

宣公

五

稽古樓

得大夫生死皆曰獲例在昭二十三年大

棘在陳留襄邑縣南

秦師伐晉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鄭為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興諸侯之

師將為宋報恥畏楚而還失霸者之義故

稱人

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靈公不君而稱臣以弑者以示良史之法
深責執政之臣例在四年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無傳

僖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
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
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
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

春秋

左傳

卷五

宣公

六

稽古樓

戰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
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
果爲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土其御
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
事我爲政與人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
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
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

古

獲反輅五嫁反食音嗣與
音頑斟之金反疹大典反

鄭伐宋受楚命也樂呂司寇獲不書非元帥也獲生死通名經言獲華元故傳特護之曰囚以明其生獲故得見贖而還狂狡宋大夫輅迎也聽謂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易反易疇昔猶前日也憾恨也

殄盡也詩小雅義取不良之人相怨以亡

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

春秋

左傳

卷十一

宣公

七

稽古樓

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日蹇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駮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厭我寡

牂子即反植直吏反睥戶版反蹇步何反思酉才反復扶又反犀音

西兕徐履反那乃多反

文馬畫馬爲文百駟四百匹告而入告宋

城門而後入言不苟叔牂羊斟也卑賤得先歸華元見而慰之曰其人也叔牂如前言以顯故不敢讓罪既合來奔叔牂言畢遂奔魯合猶答也植將主也睥出日睹大腹棄甲謂亡師于思多鬢之貌那猶何也傳言華元不吝其咎寬而容眾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一

宣公

八

稽古樓

楚鬪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伐崇在元年焦晉河外邑陰地晉河南山北自上洛以東至陸渾競強也鬪椒若敖之族自子文以來世爲令尹益其疾欲示弱以驕之傳言趙盾所以稱人且爲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舂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湣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

春秋

左傳

卷上

宣公

九

稽首樓

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

死

觸音而躡扶元反寘之豉反舂音水湣力救反鉏仕俱反麇五兮反

失君道也以明於例應稱國以弑雕畫也

畚以草索爲之筥屬土季隨會也三進三
伏公不省而又前也公知欲諫故佯不視
兩引詩皆大雅也袞君之上服闕過也言
服袞者有過則仲山甫能補之袞不廢常
服袞也鉏麇晉力士假寐不解衣冠而睡

槐趙盾庭樹

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
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

春秋

左傳

卷五

宣公

十

稽古樓

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
人用犬雖猛何爲鬪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
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
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
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
爲之箠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旣而與爲公
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
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

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
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
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
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
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
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
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

申朝于武宮

飲於鳩反曠素口反葵五羔反
搏音博翳於計反食之音嗣遺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一

宣公

十一

稽古樓

唯季反簞音丹橐他洛
反而與音預警徒門反

右車右葵猛犬也棄人用犬責公不養士
而更以犬爲己用田獵也翳桑桑之多蔭
翳者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靈輒晉人
宦學也近謂去家近簞笥也旣而爲公介
靈輒爲公甲士問其名居問所居也不告
而退不望報也遂自亡輒亦去也穿趙盾
之從父昆弟子乙丑九月二十七日未出

山而復晉竟之山也盾出奔聞公弑而還
自詒伊戚此逸詩也言人多所懷戀則自
遺憂不隱謂不隱盾之罪爲法受惡善其
爲法受屈越竟乃免言越竟則君臣之義
絕可以不討賊黑臀晉文公子壬申十月
五日既有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
文無較例

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一

宣公

十一

稽古樓

及成公卽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
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
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
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
也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
故族爲公族大夫

驪力知反詛側慮反適丁
歷反行戶郎反括古活反

旄音
毛

詛盟誓無公族唯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

宦仕也爲置田邑以爲公族大夫餘子嫡
子之母弟也亦治餘子之政庶子妻子也
掌率公戎行公族餘子公行皆官名括趙
盾異母弟趙姬之中子屏季也趙姬文公
女成公姊也盾狄外孫也姬氏逆之以爲
適事見僖二十四年旄車公行之官盾本
卿適其子當爲公族辟屏季故更掌旄車
使以故族爲公族盾以其故官屬與屏季
使爲哀之適

春秋

左傳

卷五

宣公

十三

稽古樓

經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
乃不郊

牛不稱牲未卜日

猶三望

葬匡王

無傳四月而葬速

楚子伐陸渾之戎

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

無傳

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再與文同盟

葬鄭穆公

無傳

春秋

左傳

卷三

宣公

十四

稽古樓

傳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言牛雖傷死當更改卜取其吉者郊不可

廢也前年冬天子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

事廢天事禮記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

不行既殯而祭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

不行已葬而祭已有例在僖三十一年復

發傳者嫌牛死與卜不從異

晉侯伐鄭及邲鄭及晉平士會入盟

邲音延

邲鄭地為夏楚侵鄭傳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
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
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
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
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
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

春秋

左傳

卷五

宣公

五

稽古樓

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
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
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邠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
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勞力報反鑄之樹反彌救知反

魅亡備反祚才故反

邲古洽反邲音辱

雒水出上雒冢領山至河南鞏縣入河王
孫滿周大夫楚子問鼎示欲偪周取天下

夏方有德謂禹之世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使九州之牧貢金象物象所圖物著之於鼎百物爲之備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若順也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逢遇也協上下以承天休言民無災害則上下和而受天祐載祀皆年雖小亦重言不可遷雖大亦輕言言可移也底致也邾鄆今河南也武

春秋

左傳

卷王

宣公

六

稽古樓

王遷之成王定之

夏楚人侵鄭鄭卽晉故也

宋文公卽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武氏謀奉母弟須及昭公子以作亂事在

文十八年

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旣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閒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姑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充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一

宣公

七

稽古樓

而卒

姑其乙反儵直苗反嫗九危反醜直蔭反葉式涉反大音泰

媯南燕姓蘭香草伯儵南燕祖以是為汝

子謂以蘭為女子名媯愛也欲令人愛之

如蘭有子微於蘭懼將不見信故欲計所

賜蘭為懷子月數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

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子賊出奔宋也

殺子華在僖十六年南里鄭地盜殺子臧

在僖二十四年葉楚地今南陽葉縣洩駕

春秋

左傳

卷五

宣公

六

稽古樓

鄭大夫從晉伐鄭在僖三十年姬媯耦言

媯姓宜為姬配耦媯姓之女為后稷妃周

是以興故曰吉人亢極也大宮鄭祖廟傳

言穆氏所以大興於鄭天所啓也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

不肯公伐莒取向

邾音談

莒邾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向莒

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遠疑也

秦伯稻卒

無傳未同盟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傳例曰稱臣臣之罪也子公實弑而書子家罪其權不足也

赤狄侵齊

無傳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春秋

左傳

卷王

宣公

十九

稽古樓

無傳告于廟例在桓三年

冬楚子伐鄭

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責公不先以禮治之而用伐

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

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
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
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
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
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
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
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
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一

宣公

二十

稽古樓

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
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
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
皆爲大夫

黿音元食音嗣染如琰
反先悉薦反舍音赦

靈公穆公大子夷也宋子公也子家歸生

食指第二指也公問之問所笑召而弗與

欲使指動無效謀先欲先公爲難畜謂六

畜反譖謂譖子家於公權不足者言子家

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弑君故書以首
惡仁而不武初稱畜老仁也不討子公是
不武也故不能自通於仁道而陷弑君之
罪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弑言眾所
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以示來世
終爲不義改殺稱弑辟其惡名取有漸也
書弑之義釋例論之備矣子良穆公庶子
去疾子良名襄公堅也去穆氏欲逐羣兄
弟舍子良以其讓己子良不可以爲亡則
皆亡去疾何爲獨留

春秋

左傳

卷五

宣公

五

稽古樓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
子也能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
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
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憾及將死聚其族曰椒
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
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鬪

般爲令尹子越爲司馬蒧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已爲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圍伯嬴於轅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師于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皋許伯棼射王汰斬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斬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

春秋

左傳

卷五

宣公

五

稽古樓

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邲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邲淫於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爲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

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

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圍魚呂反轅音遼質音致濼而制反澣呼五反勢扶云反射食亦反汝他來反跗芳扶反著直略反邛音云乳如主反穀奴口反於音烏菟音徒

子文子良之兄而語助不其餒言必餒也

般子文之子子揚已為司馬賈為椒諧子

揚而已得椒處子越又惡之謂惡賈圍囚

也伯嬴為賈也轅陽楚邑烝野楚邑三王

春秋左傳卷王宣公 三 稽古樓

文成穆漳瀝漳水邊皋澣楚地伯棼越椒

也朝車轅汰過也箭過車轅上丁寧鉦也

射貫笠轂兵車無蓋尊者則籩人執笠依

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此言箭過車

轅及王之蓋邠國名畜養也夢澤名江夏

安陸縣城東南有雲夢城夫人以告告女

私通所生其女伯比所淫者鬬氏始自子

文為令尹箴尹官名克黃子揚之子改命

曰生易其名也

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曰未服

春秋左傳

卷三

宣公

十四

稽古樓

春秋左傳註卷第二十一終

春秋左傳註卷第二十二宣公五年
盡十一年

晉 杜 預 註

經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高固齊大夫不書女歸降於諸侯

叔孫得臣卒

無傳不書日公不與小斂

春秋左傳卷二十二宣公

稽古樓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叔姬寧固及馬

楚人伐鄭

傳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

焉

留公強成昏

夏公至自齊書過也

公既見止連昏於隣國之臣厭尊毀列累

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
姬卿自逆也

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
此春秋新例故稱書曰而不言凡也不於
莊二十七年發例者嫌見逼而成昏因明
之

冬來反馬也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二

宣公

二

稽古樓

禮送女畱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
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寧故經傳具
見以示譏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爲明年晉衛侵陳傳

經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夏四月

秋八月螽

無傳

冬十月

傳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

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

子服周大夫

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邱晉侯欲伐之中行
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

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

貫古患反殪於詩反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二

宣公

三

稽古樓

邢邱今河內平皋縣使疾其民謂驕則數

戰為民所疾殪盡也貫猶習也周書康誥

也義取周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為十五

年晉滅狄傳

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

召桓公王卿士事不關魯故不書為成二

年王甥舅張本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九年十一年傳所稱厲之役蓋在此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_三之離_三弗過之矣開一歲鄭人殺之

王子鄭大夫豐之離離下震上豐豐上六

變而爲純離也周易論變故雖不筮必以

變言其義豐上六曰豐其屋_三其家闕其

戶_三闕其無人三歲不覲凶義取無德而大

春秋左傳卷二十二宣公四稽古樓

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弗過之謂不過三

年

經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夏公會齊侯伐萊萊音來

傳例曰不與謀也萊國今東萊黃縣

秋公至自伐萊

無傳

大旱

無傳書早而不書零雩無功或不雩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傳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公卽位衛始修好

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
及不與謀曰會

與謀者謂同志之國相與講議利害計成

而行之故以相連及爲文若不獲已應命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二

宣公

五

稽古樓

而出則以外合爲文皆據魯而言師者國
之大事存亡之所由故詳其舉動以例別
之

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

此無秋字蓋闕文晉用桓子謀故縱狄

鄭及晉平公于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

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

王叔桓公周卿士銜天子之命以監臨諸

侯不同歆者尊卑之別也

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晉侯之立在二年黃父卽黑壤黑壤之盟

不書爲慢盟主以取執止之辱故諱之

經八年春公至自會

無傳義與五年書過同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二

宣公

六

稽古樓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無傳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

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有事祭也仲遂卒與祭同日略書有事爲

釋張本不言公子因上行還閒無異事省

文從可知也稱字時君所嘉無義例也垂

齊地非魯竟故書地

壬午猶繹萬人去籥

籥羊略反

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萬舞名籥管也猶者可止之辭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內舞去籥惡其聲

聞

戊子夫人嬴氏薨

無傳宣公母也

晉師白狄伐秦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二

宣公

七

稽古樓

楚人滅舒蓼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無傳月三十日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敬諡嬴姓也反哭成喪故稱葬小君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克成也

城平陽

今泰山有平陽縣

楚師伐陳

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

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謀徒協反絳古巷反

經在仲遂卒下從赴殺六日而蘇蓋記異

也

有事于太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楚為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二

宣公

八

稽古樓

泃盟吳越而還

滑于入反泃如蛻反

舒蓼二國名疆之正其界也滑水名吳國

今吳郡越國今會稽山陰縣也傳言楚疆

吳越服從

晉胥克有蠱疾卻缺為政秋廢胥克使趙朔

佐下軍

蠱疾惑以喪志卻缺為政代趙盾朔盾之

子代胥克為成十七年胥董怨卻氏張本

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弗雨不克葬禮也
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

記禮變之所由弗所以引柩殯則有之以
備火葬則以下柩懷思也

城平陽書時也

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言晉楚爭強

經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二

宣公

九

稽古樓

無傳

公至自齊

無傳

夏仲孫蔑如京師

齊侯伐萊

無傳

秋取根牟

根牟東夷國也今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

八月滕子卒

未同盟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荀林父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卒于竟外故書地四與文同盟九月無辛

酉日誤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二

宣公

十

稽古樓

無傳三與文同盟

宋人圍滕

楚子伐鄭

晉郤缺帥師救鄭

陳殺其大夫洧治

洧息列反治音也

洧治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為春

秋所貴而書名

傳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

以爲有禮厚賄之

徵召也言周徵也徵聘不書徵加諷諭不

指斥

秋取根牟言易也

滕昭公卒

爲宋圍滕傳

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

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二

宣公

十一

稽古樓

討不睦謀齊也陳侯不會前年與楚成故

以諸侯之師伐陳不書諸侯師林父帥之

無將帥

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相

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宜淫民無効焉

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

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

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治之謂乎

乙反 祖女

多辟匹亦反 立辟婢亦反

孔寧儀行父二子陳卿夏姬鄭穆公女陳

大夫御叔妻衷懷也袒服近身衣宣示也

納之謂納藏袒服辟邪也辟法也詩大雅

言邪辟之世不可立法國無道危行言孫

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

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事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二

宣公

十一

稽古樓

見十二年

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琴國人皆喜

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柳琴鄭地自是晉楚交兵伐鄭二十年卒

有楚子入鄭之禍

經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無傳

齊人歸我濟西山

元年以賂齊也不言來公如齊因受之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無傳不書朔官失之

己巳齊侯元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

齊崔氏出奔衛

齊略見舉族出因其告辭以見無罪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二

宣公

十三

稽古樓

無傳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徵舒陳大夫也靈公惡不加民故稱臣以

弑

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

葬齊惠公

無傳歸父襄仲之子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鄭及楚平故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者公羊以為天王之母弟然則字

季子天子大夫稱字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

大水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二

宣公

十四

稽古樓

無傳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

既葬成君故稱君命使也

饑

無傳有水災嘉穀不成

楚子伐鄭

傳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

田

公比年朝齊故

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偏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高國二家齊正卿典策之法古者皆當書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二

宣公

十五

稽古樓

以名今齊特以族告夫子因而存之以示無罪又言且告以族不以名者明春秋有因而用之不皆改舊史違奔放也上某氏者姓下某名玉帛之使謂聘不然則否謂恩好不接故亦不告

公如齊奔喪

公親奔喪非禮也公出朝會奔喪會葬皆書如不言其事史之常也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靈公卽位於今十五年徵舒已爲卿年大無嫌是公子蓋以夏姬淫放故謂其子多似以爲戲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二

宣公

十六

稽古樓

前年敗楚師恐楚深怨故與之平

秋劉康公來報聘

報孟獻子之聘卽王季子也其後食采於

劉

師伐邾取繹

爲子家如齊傳

季文子初聘于齊

齊侯初卽位

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國武子來報聘

魯侵小恐爲齊所討故往謝報聘報文子也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諡之曰靈

潁水出河南陽城至下蔡入淮斲子家之棺以四年弑君故也斲薄其棺不使從卿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二

宣公

十七

稽古樓

禮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楚復伐鄭故受盟也辰陵陳地潁川長平

縣東南有辰亭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無傳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

欒才端反函音咸

晉侯往會之故以狄爲會主櫛函狄地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辭也

丁亥楚子入陳

楚子先殺徵舒而欲縣陳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不有其地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二

宣公

六

稽古樓

二子淫昏亂人也君弑之後能外託楚以求報君之讐內結強援於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除弑君之賊於時陳成公播蕩於晉定亡君之嗣靈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傳言楚與晉狎王盟

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邲

子重公子嬰齊莊王弟邲楚地

令尹為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
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
邇略基趾具餼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
于素

榦古日反
畚音本

艾獵孫叔敖也沂楚邑封人其時主築城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二

宣公

十九

稽古樓

者慮事謀慮計功司徒掌役命日命作日

數財用築作具榦楨也稱畚築量輕重畚

盛土器程土物為作程限議遠邇均勞逸

趾城足略行也餼乾食也度有司謀監主

十日為旬不愆于素不過素所慮之期也

傳言叔敖之能使民

晉卻成子求成于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遂
服于晉秋會于欒函眾狄服也是行也諸大

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
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
既勤止文王猶勤况寡德乎

赤狄潞氏最強故服役眾狄能勤有繼謂
勤則功繼之詩頌文王勤以創業

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
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
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二

宣公

二十

稽古樓

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殺其君寡人以
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
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
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
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
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
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
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

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曰吾儕小人所
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
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
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十年夏徵舒弑君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

名轅車裂也栗門陳城門縣陳滅陳以爲

楚縣陳侯在晉謂靈公子成公午縣公楚

縣大夫皆僭稱公抑辭也蹊徑也叔時謙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二

宣公

二十

稽古樓

言小人意淺謂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
之爲愈於不還州鄉屬夏州示討夏氏所
獲也書有禮謂沒其縣陳本意全以討亂
存國爲文善其得禮

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
盟于辰陵又徵事于晉

厲之役蓋在六年受命辰陵徵事于晉爲

明年楚圍鄭傳十年鄭及楚平旣無其事

辰陵盟後鄭微事晉又無端跡傳皆特發以明經也自厲之役鄭南北無屬故未得志九年楚子伐鄭不以黑壤興伐遠稱厲之役者志恨在厲役此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也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二

宣公

三

稽古樓

春秋左傳註卷第二十二終

春秋左傳註卷第二十三

宣十二年

晉 杜 預 註

經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無傳賊討國復二十二月然後得葬

楚子圍鄭

前年盟辰陵而又微事晉故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

晉師敗績

邲音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三

宣公

一

稽古樓

晉上軍成陳故書戰邲鄭地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宋附庸國十二月無戊寅戊寅十一月

九日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邱

晉衛背盟故大夫稱人宋華椒承羣偽之言以誤其國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椒猶不

免譏清邱衛地今在濮陽縣東南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背清邱之盟

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
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
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
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達路鄭伯肉袒牽
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三

宣公

二

稽古樓

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
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
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微福於厲宣桓武不泯
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
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
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
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
平潘廙入盟子良出質

臨力鳩反大宮音泰
陴婢支反幾音冀廙

鳥黃反
質音致

臨哭也大宮鄭祖廟出車於巷示將見遷
不得安居陴城上僻倪皆哭所以告楚竊
也楚子哀其窮哭故爲退師而猶不服故
復圍之九十日塗方九軌曰達肉袒牽羊
示服爲臣僕孤不天不爲天所祐翦削也
前好楚鄭世有盟誓之好厲宣桓武周厲
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桓公武公始封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三

宣公

三

稽古樓

之賢君也願楚要福於此四君使社稷不
滅泯猶滅也夷於九縣楚滅九國以爲縣
願得比之楚子退一舍以禮鄭潘阝楚大
夫子良鄭伯弟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
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
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趙穿爲上
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

及河間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薦敖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三

宣公

四

稽古樓

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

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
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
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
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
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
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疆而退非夫也
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
以中軍佐濟穀戶木反犖九勇反勦初交反
饋許勒反罷音皮謹徒木反奸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三

宣公

五

稽古樓

音干勁吉政反虺許鬼反洵
章略反於音烏鑠舒若反

荀林父將中軍代卻缺先穀彘季代林父

河曲之役卻缺將上軍宣八年代趙盾爲

政將中軍士會代將上軍卻克之子代臯

駢趙朔代欒盾欒盾之子代趙朔括嬰齊

皆趙盾異母弟荀首林父弟趙同趙嬰兒

韓厥韓萬立孫桓子林父勦勞也動謂動

兵伐鄭武子士會釁罪也不爲是征言征

伐爲有罪不爲有禮入陳謂討徵舒譴謗也經常也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爲此陳法遂以爲名步曰卒車曰乘奸犯也宰令尹爲敖孫叔敖軍行在車之右者挾轅爲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爲宿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爲主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踰伏皆持以絳及

白爲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三

宣公

六

稽古樓

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爲旌識中權後勁謂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爲殿物猶類也戒勅令選親選舊言親疎並用老有加惠賜老則不計勞旅有施舍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役服章尊卑別也等威貴賤威儀有等差昧昏亂經法也姑且也仲虺湯左相薛之祖奚仲之後灼詩頌篇各鑠美也言美武王能遵天之道須臾

昧者惡積而後取之者致也致討於昧武
詩頌篇名烈業也言武王兼弱取昧故成
無疆之業以務烈所言當務從武王之功
業撫而取之彘子先穀非夫謂非丈夫佐
彘子所帥也濟渡河

知莊子曰此師始哉周易有之在師三三之
臨三三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
逆爲否眾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三

宣公

七

稽古樓

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
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
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
必有大咎

知音智天
於表反

莊子苟首在師之臨坎下坤上師兌下坤

上臨師初六變而之臨師出以律否臧凶

此師卦初六爻辭律法否不也逆爲否言

今彘子逆命不順成故應否臧之凶眾散

爲弱坎爲眾今變爲兌兌柔弱川壅爲澤
坎爲川今變爲兌兌爲澤是川見壅如從
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爲法
象今爲眾則散爲川則壅是失法之用從
人之象竭敗也坎變爲兌是法敗天且不
整水遇天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不行之
謂臨水變爲澤乃成臨卦釋不行之物譬
彘子之違命亦不可行遇謂遇敵尸謂主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三

宣公

八

稽古樓

此禍必有大咎爲明年晉殺先穀傳

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
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
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
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
次于鄆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
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旣濟王欲還嬖人伍
參欲戰令尹叔孫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

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
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
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施伍參言
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
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
而無上眾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
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
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間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三

宣公

九

稽古樓

鄆音筵
沈音審

施蒲貝反復皮
遠反鄙苦交反

獻子韓厥今鄭屬楚故曰失屬蕘子以偏
師陷故曰亡師捷成也六人同之謂三軍
旣敗則六卿同罪不得獨責元帥邲鄭北
地沈或作寢寢縣也今汝陰固始縣子反
公子側參伍奢之祖父南轅反施謂迴車
南鄉旆軍前大旗愎很也專行不獲謂欲
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眾誰適從言

聽蒞子趙同趙括則爲軍無上令眾不知
所從次于管熒陽京縣東北有管城敖鄆

二山在熒陽縣西北

鄭皇成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
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
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蒞子曰敗楚
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
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
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
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
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藍縷
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
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
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
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
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三

宣公

十

稽古樓

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
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
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
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
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
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
長晉國

戊雖律反使去聲蚡扶粉反縷力主
反廣古曠反知音智屏步丁反長丁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三

宣公

十一

稽古樓

丁丈

承繼也武子欒書楚克庸在文十六年討
治也于曰也軍實軍器若敖蚡冒皆楚之
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
以啓土箴誠不德謂以力爭諸侯徼要也
君之戎謂君之親兵十五乘爲一廣司馬
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
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
五人爲承副內官近官序次也師叔潘尪

爲楚人所崇貴得屬謂服鄭知季莊子也
原趙同屏趙括徒黨也莊子趙朔欒伯武
子實猶克也言欒書之身行能克此言則
當執晉國之政也

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
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
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
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

春秋

左傳卷二十三

宣公

十三

稽古樓

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
拜君命之辱斃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
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
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
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
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
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敢代
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

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如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與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

馘古獲反

少宰官名閔憂也二先君楚成王穆王淹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三

宣公

十三

稽古樓

畱也率遵也候人謂伺候望敵者失辭言

誤對遷徙也有日言盟有期日也單車挑

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之羣帥靡旌驅

疾也摩近也左車左也敢矢之善者兩飾

也掉正也示閒暇折馘斷耳左右角之謂

張兩角從旁夾攻之麗著也龜背之隆高

當心既免止不復逐

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

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
及滎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
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
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
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
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
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
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三

宣公

十四

稽古樓

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
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
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
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
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
魏錡趙旃夜至于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
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
鷄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

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

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

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綺魚綺反縈戶局反射食亦反覆扶又反

說舒鏡反

錡魏犢子欲爲公族大夫榮澤在滎陽縣

東新殺爲鮮見六得一言其不如楚叔黨

潘黨潘虺之子旃趙穿子獻子卻克乘猶

登也徹去也不可不肯設備帥將也覆爲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三

宣公

十五

稽古樓

伏兵七處潘黨逐魏錡言魏錡見逐而退

趙旃夜至楚軍二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

隨趙旃在後至席於軍門謂布席坐示無

所畏也說舍也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

右甲下曰裳

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輓車逆之潘黨

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

之人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

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
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
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
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
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
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
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
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三

宣公

十六

稽古樓

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矩以從上
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
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
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
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
乘廣先左

輓徒温反騁較景反
拒音矩殿多諫反

輓車兵車名元戎戎車在前也詩小雅言
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

爲備奪人之心謂奪敵戰心兩手曰掬上
軍未動言餘軍皆移去唯上軍在經所以
書戰言猶有陳工尹齊楚大夫右拒陳名
唐狡蔡鳩居二子楚大夫唐屬楚之小國
義陽安昌縣東南右上唐鄉藉猶假借也
游闕游車補闕者駒伯郤克上軍佐也萃
聚也同奔爲分謗不戰爲生民殿其卒以
其所將卒爲軍後殿尸止軍中易乘則恐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三

宣公

十七

稽古樓

軍人惑乘廣先左以乘左得勝故

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慧之脫局少進
馬還又慧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
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
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
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旃在
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
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

慧其器反
稽古熒反

數所角反使素
口反重直龍反

廣兵車甚教也扃車上兵闌還便旋不進
旆大旗也拔旗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逢
氏謂二子無顧不欲見趙旃使老稱也以
表尸之謂表所指木取其尸兄弟累尸而

死

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厨武
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敢納諸厨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三

宣公

十六

稽古樓

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
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
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
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
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
有聲

罃於耕反厨直諫反
勝音升射連食亦反

負羈從大夫知罃知莊子之子族家兵反
還戰武子魏錡士多從之以知莊子下軍

大夫故抽擢也。敢好箭房箭舍蒲場柳可
以爲箭董澤澤名河東聞喜縣東北有董
池陂既盡也。穀臣楚王子不能車不能成
營也。齊濟亦有聲言其兵眾將不能用。

丙辰楚重至於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
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
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
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三

宣公

十九

稽古樓

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
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
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
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
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
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
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
而強爭諸侯何以和眾利人之幾而安人之

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
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
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
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
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
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雍於用反觀
古亂反取側
立反囊古刀反者音旨鋪普吳反
暴骨蒲卜反鯨其京反鯢五兮反

重輜重也築武軍謂築軍營以章武功積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三

宣公

二十

稽古樓

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文字戢藏也囊韜

也詩美武王能誅滅暴亂而息兵肆遂也

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美德故遂

大而信王保天下武頌篇名耆致也言武

王誅紂致定其功其三三篇鋪布也繹陳

也詩是也思辭也頌美武王能布政陳教

使武下歸往求安定其六六篇綏安也屢

數也言武王既安天下數致豐年此三六

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禁暴至豐財此武七德無忘其章謂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幾危也兵動則年荒為宮告成事謂禮先君告戰勝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罪無所謂晉罪無所犯也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興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春秋左傳卷二十三宣公二十稽古樓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

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怙亂言恃人之亂以要利詩小雅離憂也瘼病也爰於也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歎之歸於怙亂謂恃亂則禍歸之

鄭伯許男如楚

為十四年晉伐鄭傳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
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
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
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
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壽也已
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
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
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
思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三

宣公

三

稽古樓

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
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敬許
竭反

貞子士渥濁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有

喜而憂言憂喜失時歇盡也子玉得臣喜

可知謂喜見於顏色再世成王至穆王警

戒也復桓子位言晉景所以不失霸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
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

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
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
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
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
奈何曰目於智井而拯之若爲茅經哭井則
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
出之潰戶內反拊芳附反纊音曠傳音附還
音旋號戶刀反麴去六反鞠起弓反管
鳥丸反經直結反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三

宣公

三

稽古樓

拊撫慰勉之纊綿也言說以忘寒還無社
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無社
素識叔展故因卯呼之麥麴鞠窮所以禦
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
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河魚腹病叔展言
無禦濕藥將病目於智井無社意解欲入
井故使叔展視虛廢井而求拯已出溺爲
拯茅經哭井叔展又欲結茅以表井須哭

乃應以爲信號哭也傳言蕭人無守心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邱曰
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爲盟
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
大國討我則死之

原穀先穀不實其言謂宋伐陳衛救之不
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陳貳於

楚故宋伐之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三

宣公

二

情古樓

孔達欲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爲十四年
衛殺孔達傳

春秋左傳註卷第二十三終

春秋左傳註卷第二十四宣十三年至十八年

晉杜預註

經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夏楚子伐宋

秋螽

無傳為災故書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書名以罪討

春秋左傳卷二十四宣公一稽古樓

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邱之盟

唯宋可以免焉

救蕭在前年宋討陳之貳今宋見伐晉衛

不顧盟以恤宋而經同貶宋大夫傳嫌華

椒之罪累及其國故曰唯宋可以免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

邲戰不得志故召狄欲爲變清一名清原
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
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
其先穀之謂乎

盡滅其族謂誅已甚故曰惡之來也

清邱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
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
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四 宣公 二 稽古樓

將以誰任我則死之

使所史反說音悅

晉以衛之救陳尋清邱之盟以責衛請以
我說欲自殺以說晉亢禦也亢大國之討
謂禦宋討陳也我則死之爲明年殺孔達

傳

經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書名背盟于大國罪之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無傳文十四年盟新城

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

葬曹文公

無傳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

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攝我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四

宣公

三

稽古樓

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爲成

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衛以殺告故免于伐諸殺大夫亦皆告室

其子以有平國之功故以女妻之復其位

襲父祿位

夏晉侯伐鄭爲郟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

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

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

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

晉敗于邲鄭遂服楚蒐簡闕車馬十二年

子良質于楚子張穆公孫有禮謂有讓國

之禮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

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

惡宋曰鄭邲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

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四

宣公

四

稽古樓

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

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

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

外車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室直結反

申舟無畏惡宋謂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

畏扶宋公僕昭明也聾闕也犀申舟子以

子託王示必死鄙我亡也謂以我比其邊

鄙是與亡國同投振也袂袖也室皇寢門

闕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桓子晏嬰父宣子高固子家歸父字懷思也何以不亡爲十八年歸父奔齊傳

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四

宣公

五

稽古樓

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物玉帛皮幣也庭實旅百主人亦設籩豆

百品實於庭以答賓朝而獻功獻其治國

若征伐之功於伯牧容貌威儀容顏也采

章車服文章也嘉淑令辭稱讚也加貨命

宥幣帛也言往共則來報亦備薦進也見

責而往則不足解罪公說爲明年歸父會

楚子傳

經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平者總言二國和故不書其人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林

父稱師從告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四

宣公

六

稽古樓

秦人伐晉

無傳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稱殺者名兩下相殺之辭兩下相殺則殺

者有罪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札字

秋螽

無傳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傳無婁杞邑

初稅畝

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畝畝復十
救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

故曰初

冬蝻生

蝻悅
全反

蝻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蝻

饑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四

宣公

七

稽古樓

風雨不和五穀不豐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

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

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

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

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

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

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

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卽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實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四

宣公

八

稽古樓

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藪素曰反瑾其斬反瑜羊朱反實于

反敏

會楚于宋終前年傳宗伯晉大夫鞭長不及馬腹言非所擊高下在心謂度時制宜納汙受汙濁也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匿亦藏也雖美玉之質亦或居藏瑕穢含垢謂忍垢恥晉侯恥不救宋故

伯宗爲說小惡不損大德之喻待之謂待
楚衰反其言反言晉不救樓車車上望櫓
義無二信欲爲義者不行兩信信無二命
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實廢隊也成命成其
君命君有信臣謂己不廢命考成也

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
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
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四 宣公 九 稽古樓

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
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
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
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
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
爾詐爾無我虞 析思歷反骸戶皆反
爨七亂反質音致

楚師去宋以在宋積九月不能服宋故申
犀以未服宋而去故曰棄言僕御也築室

反耕謂築室於宋分兵歸田不無去志王
從其言夜入楚師以兵法因其鄉人而用
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
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
通爨炊也國斃不能從謂寧以國斃不從
城下盟無詐無虞言楚不詐宋宋不備楚
盟不書不告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酈舒爲政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四

宣公

十

稽古樓

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
皆曰不可酈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
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
祀一也者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地地三也
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
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
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
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

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酈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酈音忠反

酈舒潞相雋絕異也言有才藝勝人者三仲章潞賢人也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

有黎亭中固其命謂審其政令由用也天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四

宣公

上

稽古樓

反時寒暑易節地反物羣物失性文字也

曲梁今廣平曲梁縣也書癸卯從赴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

蘇召毛三人皆王卿士王子捷卽王札子

襄召戴公之子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

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顛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顛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顛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音維

洛殉似俊反
顛陽吏反

輔氏晉地略取也稷晉地河東聞喜縣西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四

宣公

三

稽古樓

有稷山壬午十月二十九日晉時新破秋

土地未安權秦師之弱故別遣魏顛距秦

而東行定秋也立黎侯欲奪其地故晉復

立之及雜晉侯還及雜也雜晉地武子魏

犇顛之父亢禦也而汝也用先人治命是

以報傳舉此以示教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

濟

說音悅喪施並去聲

千室千家士伯士貞子伯桓子字邲之敗

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諫而止職叔向父周

書康誥庸用也祗敬也物事也言文王能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四

宣公

十三

稽古樓

用可用敬可敬士伯庸中行伯言中行伯

可用錫賜也詩大雅言文王布陳大利以

賜天下故能載行周道福流子孫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

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俘芳扶反魄音

白

劉康公王季子也原叔趙同也心之精爽

是謂魂魄爲成八年晉殺趙同傳

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周法民耕百畝公用十畝借民力而治之

稅不過此

冬螽生饑幸之也

螽未為災而書之者幸其冬生不為物害

府歲雖饑猶喜而書之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

留吁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四

宣公

十四

稽古樓

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

盡其餘黨士會稱人從告

夏成周宣榭火

榭音謝

傳例曰人火之也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

別在洛陽者爾雅曰無室曰榭謂屋歇前

秋邾伯姬來歸

邾音談

冬大有年

無傳

僖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
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
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
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
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
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

謂也

鐸待洛反黻音弗將子
匠反競居陵反諺音彥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四

宣公

十五

稽古樓

鐸辰不書畱吁之屬獻狄俘獻于王也請
命士會代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大傅之官
黻冕命卿之服大傅孤卿稱舉也臨深履
薄言善人居位則無不戒懼

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

火曰災

秋邾伯姬來歸出也

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

復之

難乃且反
復扶又反

毛伯難在前年蘇奔晉以毛伯之黨欲討

蘇氏故出奔

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殺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四

宣公

十六

稽古樓

原襄公周大夫相佐也烝升也升殺於俎

武子私問以享當體薦而殺烝故怪問之

武士會諡季其字體薦享則半解其體而

薦之所以示其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

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公謂諸侯武

子歸講求典禮傳言典禮之廢久

經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無傳再與文同盟

丁未蔡侯中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丁未二月四日

夏葬許昭公

無傳

葬蔡文公

無傳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無傳不書朔官失之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四

宣公

十七

稽古樓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斷道
管反

斷道晉地

秋公至自會

無傳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肸許
乙反

傳例曰同母弟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

帷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
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
轅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卻
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
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孟高
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
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
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于晉侯曰
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
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
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
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孟而逃夫三子者
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
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
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
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四

宣公

十八

稽古樓

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頊音頊廬力於反孟音于卷音權賁扶云

反逮大計反
沮在呂反

微召也微爲斷道會婦人笑於房以卻子
跛而登階故笑之無能涉河言不報不復
渡河而東樂京廬卻克之介使得齊之罪
乃復命私屬家眾也爲成二年戰于鞏傳
晏弱桓子高固逃歸聞卻克怒故卷楚卽
斷道執三子不書非卿野王縣今屬河內
賁皇楚鬪椒之子楚滅鬪氏而奔晉食邑
于苗地晏弱時在野王故因使而見之如
不逮言汲汲也舉亦皆也不得禮謂不見
禮待沮止也彼齊三人反者高固謂得不
當來之辭緩之逸謂緩不拘執使得逃去
也傳言晉不能修禮諸侯所以貳

秋八月晉師還

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四

宣公

五

稽古樓

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君子如祉亂庶盪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
弗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
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
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卻獻子
爲政

遄音傳牙
直是反

老致仕初受隨故曰隨武子後更受范復

爲范武子文子士會之子燮其名易遷怒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四

宣公

二十

稽古樓

也詩小雅也遄速也沮止也祉福也豸解
也欲使卻子從政快志以止亂二三子晉

諸大夫

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
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公不在曰弟以兄爲尊凡稱弟皆母弟此

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公弟而母弟

或稱公子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惟

相殺害然後據例以示義所以篤親親之
恩崇友于之好釋例論之備矣

經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公伐杞

無傳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

傳例曰自外曰戕邾大夫就鄆殺鄆子

春秋

左傳卷二十四 宣公 二二

稽古樓

甲戌楚子旅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吳楚之葬僭而不典故

絕而不書同之夷蠻以懲求名之僞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

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
善其能以禮退不書族者非常所反今特

書略之笙魯竟也故不言出

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

齊侯會晉侯盟于緡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

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緡才陵反質音致

晉既與齊盟守者解綏故得逃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

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懼而乞師于楚不

書微者行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四

宣公

二

稽古樓

秋邾人戕郈子于郈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

曰戕

弑戕皆殺也所以別內外之名弑者積微

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之漸戕者

卒暴之名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

有蜀之役

用晉師成二年戰于鞏是蜀之役在成二

年冬蜀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遷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卽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春秋左傳卷二十四宣公三

稽古樓

還自晉善之也

適丁歷反援于眷反祖音但括古括反

歸父襄仲子時三桓彊公室弱故欲去之

以張大公室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也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爲司寇正行刑言子自以歸父害己欲去者許請爲子去之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子家歸父字壇帷除地

爲壇而張帷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於君
括髮以麻約髮卽位哭依在國喪禮設哭
位公薨故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四

宣公

三十四

稽古樓

春秋左傳註卷第二十四終

